

此宋刊唐書殘帙存卷自列傳二十二起至一百  
五十止中缺一百三十三至三十六一乃的十七下至四十九  
上凡得一百二十三卷半葉十六行每行二十九字  
白口左右雙闌宋諱桓慎字皆不避闕蓋北宋  
本也字體秀勁筆意在褚顏之間斷為闕  
中所刻余舊藏百衲本通鑑其小字十五六行者  
與此正同日本官庫所藏初學者記江南館所藏  
晉書其密行細楷亦類此各家書目皆不著錄  
歷來言唐書板刻亦不及此本洵秘籍也陸氏百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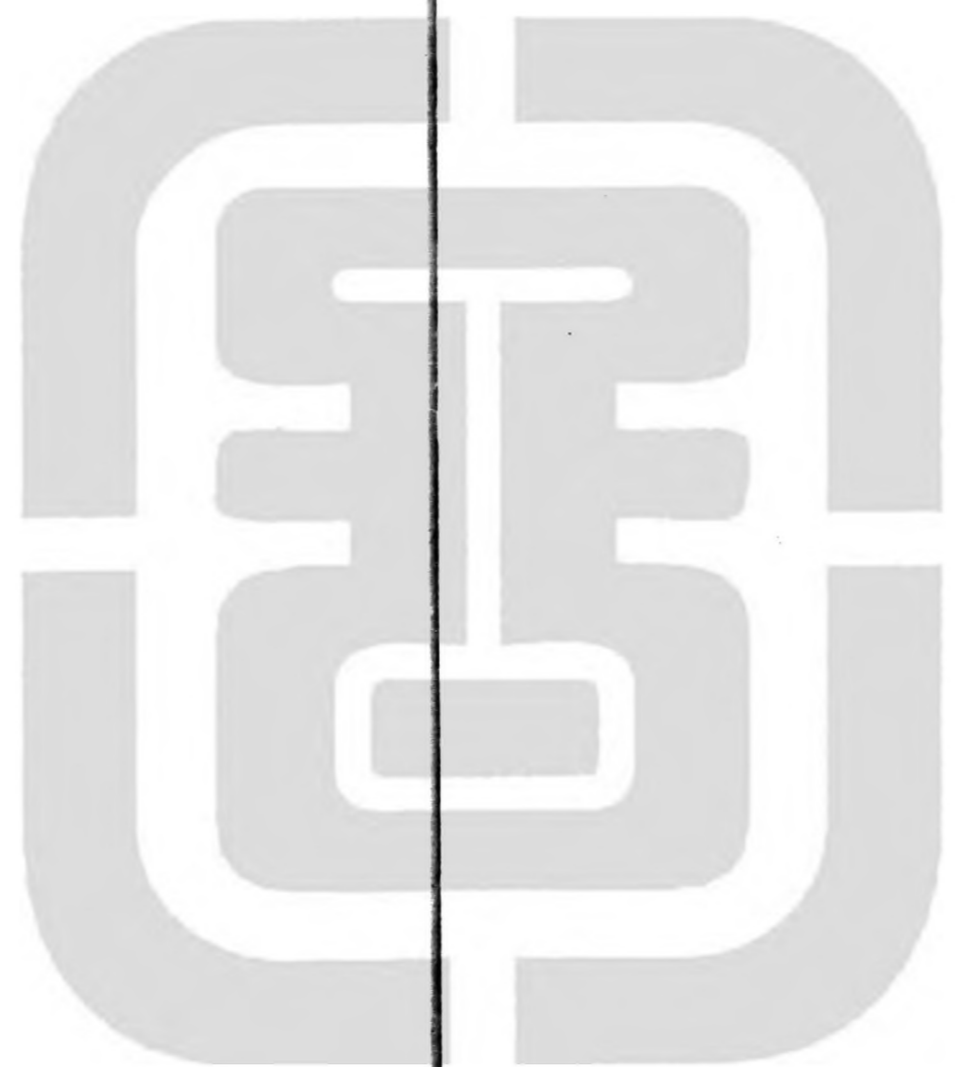
樓有北宋嘉祐十四行本號為罕秘然北平館中  
尚有殘本與之同種此則別無殘卷流傳可稱海  
內孤本矣近歲函若樓彙印百初本廿四史以唐  
書難得古槧因假靜嘉堂之陸氏書摹影以  
歸而陸書頗有缺卷以北平館本補之仍苦不足  
適余在滬肆收得此書况張菊翁前輩代為  
諧價菊翁曰就此中移取三十六卷以弥其缺  
於是北宋刻唐書遂有小字合璧本傳播於世  
字亦書林中一快事也菊翁付印時曾取此本  
與武英殿本對校歷舉周處封倫等傳文字  
不同可以正殿本之失者凡六事若盡茲此百許  
卷詳為勘誦其獲益亦不啻何以耶戰禍將  
散憂心如焚何時假抄以優閑之歲月肆力丹  
鉛一償此願乎

丁丑六月初十日藏園老人識於萊娛室



藏印有歐陽玄印宋景濂印萬卷堂印及宗  
蘭揮鈔印其流傳之緒可以考見別有紫玉  
玄居寶刻一印未審何人跋博攷之又檢第八十

八九一百三十七八各卷字迹方板刊工疏率  
神氣索然決非原刻豈宋末坊肆覆雕抑  
明代有翻本取以補入耶疑莫能明也



宋 祁 奉

教 增 補 其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其產不營有大志博學善著述  
 為道士武陽仰水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誦  
 聞徵所為侯景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其史與  
 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  
 戰若後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願  
 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  
 駟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眾歸  
 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正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  
 爭之地不自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  
 會密與建德隔黎陽獲徵伍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  
 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  
 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  
 鉅鹿縣男是時河北州  
 日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  
 方喻河北道遇太子于牛李志



卑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

白屬有詔官府舊人並原之今復執

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

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

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條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彦博按訊非是彦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却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臣願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國夷家抵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堯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工皇后建請為元后無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啟民有棟宇食膏粱則啟民有節節節則啟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

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身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高祖上魏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願東州時以之致罪者衆彼以商賈求則邊人為之利若貨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塞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也昔亂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苦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和否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昔春月而可盡不其難耶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顛頊征之已克而治然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及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欬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也

劫矣措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

爵即公帝幸九成宮御盧川官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  
御以合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官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  
陛下腹心大臣官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去式歸來陛  
下問人問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  
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  
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鉅用才無  
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  
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願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  
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帝  
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  
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三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  
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封國公多病辭  
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璫何足貴邪善治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此於  
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長壽得使卿數請數却愈卒乃拜  
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言國事徵疾愈復拜尚書省同職事文德皇  
后既葬帝即死中作層閣欲召徵徵聞之曰臣死後不能見帝

帝示之徵曰此昭昭也帝曰然徵曰臣以為此下望獻陵若昭昭也同則一  
帝以為徵謂壽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然曰此  
可以勵俗則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護責徵曰嗚呼責不獻食或供  
奉不指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戒懼約奈何令人悔  
為不吝者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方以事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  
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見知刑  
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禁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惑百姓  
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  
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喜則矜刑  
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素癩善刑濫則小人道  
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口女刑措非所聞  
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鈇  
薄之風先播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  
人主而自為下子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贖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  
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歲之所代實  
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尸口況今之百

姓挈長度天曹何分級焉然隋以官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負勇而安靜之也  
靜之則如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途而  
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  
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田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羣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  
也豈不喪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其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虜虜不  
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  
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首游  
政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  
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群臣  
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而漢其卒章曰然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微言  
未嘗不約我以禮之曰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  
對曰陛下自觀之初道之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  
受諫而終不乎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  
伽諛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方或曰賞太厚答曰朕  
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止道一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許隋資有司得劾其為  
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

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  
驕官中所化也陛下悲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  
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訛謗于時陛下雖從  
言言身常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  
自覺耳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播殊  
俗一日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  
天下役萬物以日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諂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頹匹夫  
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逐其危弱今官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  
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覆轍所以亡念我  
所以得茲者豈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  
德之次也不推土堊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  
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  
怒則災生生災吉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  
穀落盜毀官寺十九漂居人八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  
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

須發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命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今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上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及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三公彊直為擅權忠謹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謹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矣或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其者人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言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公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酣於壽酌因得無害言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令人言霸也知而不能言害霸也用而不能言霸也任而不能信言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言霸也言中行穆

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饒間倫曰鼓之當夫間倫知之請無疲于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言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矣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吾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植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于詔嘉谷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漕水者它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群臣徵古諸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眾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然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



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寔不克終謹用條陳裨乃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  
真欲化被荒外今万里遣使而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  
帝焚雉頭衣陛下居常論議遠輩竟并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  
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括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  
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難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  
不輕營為頃既奢肆費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矯勞役則易使自古未  
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通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  
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  
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  
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賤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  
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  
不待問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  
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  
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  
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  
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

而片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  
不察其原以為臧古使讓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  
居深拱無田獵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雁鴈大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  
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  
群情上達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持功業之大負聖智之  
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諫遠者恣威不敢言  
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  
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  
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  
任市物襁屬於塵漶子皆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  
之沾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刀口又無與焉焉妖不妄作今旱  
燠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  
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  
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  
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

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吳儀戲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此然朕亦當自  
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  
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  
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管仲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  
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  
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幾又遣使賈金帛  
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  
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  
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  
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寒貴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  
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  
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其徵家初無正寢帝命駿小殿  
材為營構五日再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輒輒以問  
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終道帝親問疾拜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  
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感久之乃賜金帛徵不恤緯而憂宗周之

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王時王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  
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  
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  
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裝大非徵志見  
許乃用素車白布棺帷無塗重芻靈帝及苑西樓望聖聖哀至王奉詔致祭  
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冢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  
以古為鑑可知咎咎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  
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  
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推見其惡  
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  
任賢勿猜可以助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  
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  
不徙而天子亦為之震威議者謂賈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  
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  
校集秘書國家圖籍聚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  
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其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

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數舉有所諷切  
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媵之毀短百為徵嘗  
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媵人遂指為阿黨  
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  
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後高麗靺鞨犯陣守勳等乃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  
徵若在吾有此行抑即吾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  
禮加焉四子叔王叔琬叔璘叔瑜叔王龍爵為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  
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  
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為檢校太子左庶子  
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暮

暮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為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  
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為右拾遺暮姿宇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董  
昌齟齬殺參軍衡方厚貶汝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暮諫曰王者赦有罪唯  
故無赦比昌齟齬專殺不辜事跡暴章家人銜冤万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  
赦實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  
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季訓事誅死其二女役入宮暮上

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整攸教坊閱選  
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龍幸為  
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惟陛下宗  
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  
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暮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掃於內非曰聲  
妓恤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  
亦至乎暮雖居位自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暮為右補闕先是帝  
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暮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  
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為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  
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暮獨固諫不可  
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僮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  
內樞密使言狀暮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  
度請明其罪不報俄為起居舍人帝問知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暮對推故坊  
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  
暮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暮對臣頃去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  
侵官帝曰兩省屬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母辭也帝索起居注暮奏古置左右史

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善觀之莫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證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眾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暮言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且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掾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暮言固讓不見可乃拜始暮言進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言坐二人黨出為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南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暮言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景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暮言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昌中吐國獻象暮言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暮言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盛之奴主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言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暮言為宰相議事天子則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言謹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暮言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遠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暮言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與

王珪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九十八

末 祁 奉

教

撰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顯北齊繼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  
 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群書為  
 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  
 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馬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  
 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  
 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  
 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  
 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  
 納善母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  
 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  
 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  
 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  
 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

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姐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勳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去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重負以忠効今疑臣以移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斬遂羅明自語房之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徵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取君不及竟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君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重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即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

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首尚南平公主是時諸王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禮奉於珪十二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贖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溫奉其家事皆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勳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鎮外珪孫壽旭壽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輿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經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從父孺年十二能屬

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道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與見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竇建德未援諸將爭言欲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輶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勅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彫牆躬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二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節

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聞向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見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鄭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主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夏侯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交章款密流雋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二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軍籍多入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主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林深衛故太子稍怠政

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豎會絕登險塗毀下截輕禽逐狡免銜  
糜之變詎無可虞又曰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兒謀竊發將何以禦  
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推殿下  
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  
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萬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  
音為鸞鴛鴦元敬年最少為鸞鸞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  
學館學士貞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  
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又於其軍國  
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  
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仿結  
體通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二百戶貞觀中為中書令稷諷使讓

因入言於帝曰紹宗本有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正其  
禮之美也帝然之遂許以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  
每召之宮中與決事恩絕群臣實懷身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  
五伯陽為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貞外別駕  
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伯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貞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依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遇鄉人以無  
細謹博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善藏數各讓周乃去客密州趙  
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  
曹道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舍中即將  
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  
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

祭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  
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巨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



臣不次竊自推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太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親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方之皇恩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永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非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變厥惡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出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我孔子亦言且只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目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凡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阜雜類韋繫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郊廷朝會擢登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因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因有餘地為子孫立方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

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亦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巨聞味且不顯後世猶急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之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身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語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一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食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忒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方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方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之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

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恨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天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万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兩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嚴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其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與歸之帝每曰我豈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令人忘倦蘇軾終賈正應此耳然為有少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安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朕之寄要在志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奉微官求勝地為構第毋詔尚食具膳上

賜便衣有視護躬為調燕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過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貫皆竊笑它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賸費食雞尚何與撈更斤之及領選酒廢後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眾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之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七月散配諸縣各收一以防其過皆周廷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身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著補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蔡嚴鈞渭亦何以異迺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問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仲仕隋為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驍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十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嶲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三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挺曰臣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向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棺槨以榮送葬又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為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挺才用之周言挺佞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王餉運者周言挺才

任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州總管其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為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厓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盧運何哉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造舩行粟絲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檄挺赴洛陽廢為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率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繯死素素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為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

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為  
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為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為司馬使遷肅  
州刺史以功乃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  
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乃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管乾陵改天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鈐總才故朝野共蚩薄之俄為  
燕然道行軍大拗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  
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女息道行軍大拗管督三  
十六摠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何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  
副閻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

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永德宗幸梁州妻妻子奔行在除殿  
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為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  
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太兵後典草苟  
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稟群司奉焉後為絳州刺史數汾  
水灌田方三千餘頃墾書勞勉憲宗時入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  
吏部尚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無會樂世皆言萬石與  
太史令妣元辨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蒸  
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  
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為樂帶經治音律以  
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為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  
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替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斯所  
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其才在  
衣爛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其  
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宋 祁 奉

救

撰

李綱字文紀觀州脩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璩稟張綱為人改焉仕周為齊  
 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之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  
 尸故吏韓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  
 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  
 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  
 勇廢文帝劫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貧中人  
 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  
 邪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  
 右丞時揚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守參帳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  
 言林邑多珍貨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  
 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  
 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  
 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

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揣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敵及實誕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敵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故事王法有關必諍今賴敵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曰帝悟引綱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定有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網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頓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受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

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效愚節曰毀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其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詔東宮太子承乾為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立碑於齊王憲女廢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官不進箴之得鼎箴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相州刺史安勣天授中為右武衛將軍武氏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曰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為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龐王行

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執百餘人皆死獨  
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  
亮招止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艱由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  
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  
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  
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  
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柝反  
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柝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  
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  
使見各鷹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為信陛下  
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  
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  
悅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公直釋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  
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河南  
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孰特勒及七姓種落之  
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飢大亮上言巨聞欲絕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

刁夷猶被禁也殘本根厚被禁而曰永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  
下不即停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  
雖在荒鹵臣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委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  
為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而積困夷狄州縣  
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  
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為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為河東道行軍總管  
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  
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  
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十八年幸  
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廢疾帝親和藥  
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景欽曰吾  
聞男子不死婦人乎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為念惟貯  
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為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  
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  
子未始見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  
留都督署初破公柝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



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  
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極賞祿加焉嘗以張弼脫  
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  
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  
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  
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孫迴秀  
兄子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  
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  
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

迴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  
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以文武號稱職  
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頓減俄坐賊  
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脩  
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迴秀少  
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

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  
道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大乳鄰猶中宗以為孝感在  
大明閭子齊頊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錄事納言  
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王侗給事即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  
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  
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  
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  
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  
忌罪均君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錄无忌  
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  
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  
得猶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說資陰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  
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  
示天下不以信卿責獄和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勸法乎帝

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曹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  
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真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  
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曹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祈秋蒙  
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  
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曹曰尚書忽爾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  
令僕委卿宜副朕舉曹明敏長于撥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  
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  
選舉委曹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身觀四  
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洛陽宮曹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  
置軍團疆大富至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  
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齋竭皆經紀猶不  
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淹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  
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  
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曹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  
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曹於我非肺附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懇  
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

容祭詔有司為立廟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曹善每至生平故處  
輒流涕曹無子以九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李暹為臺侍即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詭  
其桀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却處後曰飛九霄  
假六翮李訢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氣意於辭云  
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  
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  
聽訟有媼詣省至德已收牒媼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  
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荅曰庶貧刑罰入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  
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  
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  
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  
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  
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曹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  
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

謗故郎中與奪惟事資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竟輅玩弛綱紀不振今且精  
選左右之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  
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  
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  
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故諫愚對聖持卑抗尊雖  
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群臣揣縮不敢進況  
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述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昏弗  
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  
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增慎取捨若身  
觀初可矣乎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推  
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  
宗祧是繫善善惡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  
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擬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  
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  
引見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  
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問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者存其真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其所  
未聞者所未見諸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說曰直  
東宮者皆宜是而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  
夕進言徵士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矣故  
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  
為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  
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  
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  
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  
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跡  
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  
曰上體患難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  
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  
死方死時素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  
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璋曰辨之  
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疾疇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為大司  
憲卒

黃白劉洎之才之列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  
言極其衆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  
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  
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  
子諱逆有司捕支黨囑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濯  
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  
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諉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  
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  
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  
後用書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  
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  
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  
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為斬詔八

坐譴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  
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  
流而輕者死非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  
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  
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  
至中山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  
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  
會有伏閣許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  
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  
當國畏其三思其構引湜使陰灼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  
彥範計害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  
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  
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  
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利貞情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為御史李尚隱劾奏貶

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為尚書左丞  
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為華州刺史俄除太  
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饒山出石門抵北監田  
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  
新道為夏潦奔騰數摧歇未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  
主引為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為  
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  
陰附主時人危之為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按帝將誅  
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  
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我今死而湜  
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醜於帝追及荆州賜死年四十二初在襄  
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陷幽求嶺  
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  
天性雖萬虺不若也與弟澄澄從兄位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  
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  
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趨不已至及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

步賦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湜字潤甫九十五言詩湜歎曰字呼曰海子我家龍也官至殿中侍御  
史坐湜當添工命鄂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  
乾元中為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為黜陟使度何所安議者  
不直何故復用為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著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饒者止國門而澄獨從  
至華及即位寵昭甚湜既誅帝仍念之用為秘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  
吏部尚書辛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士不謀  
席坐性滑稽喜辯帝思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  
封文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宋 祁 奉

敕

撰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  
 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  
 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詔詔比且具筆也武德初授黃  
 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母以奏縉紳屬目江左士客長  
 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  
 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資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  
 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意之遣使禁錮中者喪除為遂  
 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闕間太宗帝感之叔達極  
 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  
 社稷計耳後閏薄汗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目為護掩授散秩歸弟卒謚曰  
 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謚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苟細徼人安之文帝謂  
 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  
 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在突通追獲賊場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

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賊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為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為朱粲所敗奔江都守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為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恭仁之乘邊三月種落皆偽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贊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眾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不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驍勇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從所俘還之眾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為少熟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恭仁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寶毒人者重其法思訓孫賡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寶封五百戶神龍中為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獻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為王出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為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大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誚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之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空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從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為大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共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摘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誠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為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為主塔寶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為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五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

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脩人祖隆比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

伯海上素乃口計事倫隆水免易衣以見說不言又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為以從姝妻之素營信書宮表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

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招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

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推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推於倫降禮賞接或阻論天下事袞袞不勸

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場帝然不悉更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詔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

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

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諂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于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

秦主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鷓鴣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蹙結

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曰始議東討時多阻解者唯秦主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計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

德援洛王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

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自以為擊之便詔可瑛檢校

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如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

觀元年瑀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倫資險佞內穢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若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主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義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變聞十七年以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



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錄請還贈改謚以懲  
檢王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為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納之為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  
華智數兼補高平王文學齊王不得調隋高祖為定州總管乃補記室以母憂  
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為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  
嶺南未行而高祖暴薨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進許之以南康得兵數千  
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  
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原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  
海趣廣州仲宣懼漢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  
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資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  
監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長史  
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為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  
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  
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  
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林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綴汗蘇對沙  
那康曹何大小安種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

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  
甘心西夷委矩經略再遣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相山西方采  
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  
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巨數十  
里示中國疆宇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  
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調帝悉乃天下  
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珠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閣夾  
道被服光麗塵却皆供帳他洒林蔽譚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必邀飲食相  
娛樂蠻夷嗟謂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  
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  
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  
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日先帝疾之  
欲討矣突厥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日服脅令入朝  
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  
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比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日振宇文述虞世

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吐吉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吐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始畢又言突厥薄陋易離間但內多群胡教導之日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皆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持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斯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日請旨聽納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悉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為帝詔矩為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為齊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日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為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啓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

用李荷矩曰然比虜方熾歲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頃我完費更議之帝然其言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大吏受賊死固且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詎帝悅為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為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勳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卧內與語奇之詔尚陽帝女南陽公主為尚董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為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殺逆以主壻忘之弗告已拜帝乃封蜀土初士及為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棄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饌俄而化及敗於具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忠歸之人為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異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

事遠今六十餘年其後時士及女弟為昭儀有寵田是見親禮授一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守進爵郡國公武德八年擢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部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乃為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絙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日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剖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為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御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修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贊曰封倫裴知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強諛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書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為行歷情死乃為

不為於佞難哉  
太宗知之甚詳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持之主亦

鄭善果鄭州棗澤人祖在魏為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龍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曾即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術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場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雋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執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為靈寶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目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日子為逆賊徇命至傷美謂何善果斬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襄陽郡公數為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瑋亦與時以為榮坐事免會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陰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為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元瑋字德芳隋清國公諱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迁

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為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  
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琠使突厥還為參將將軍元  
璠督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牙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  
汾晉詔元璠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為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璠宣毒囚  
之處羅死詔利立留帳中數年元璠始得還帝勞白卿不辱  
於虜可輩蘇武張塞為矢拜僕騰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  
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璠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各中國元璠隨語折讓  
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護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  
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  
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  
弟使駟衛篳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胎怨自取勞苦若何護利當其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大息遂朕何惜金石賜於  
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  
若菜牙肉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  
事免起為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少師少傅少保少司馬少司空少師少  
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為

之三元璠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杲知名武后出終二宮侍郎  
璠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為萬年人父琢珩隋匡州刺史以愨原聞萬紀  
性貞廉約自潮州刺史擢中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等皆自珩掌內外  
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自珩考有松  
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  
是獎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  
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繫自肆  
情懷懷衡奏萬紀等聞大體詆訐彈射皆不貫陛下收其一劫遂敢附下尚  
鈞疆直名遂奪聖明以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  
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手復召萬紀為持書御史即奏言宣鏡  
部中可鑿山治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之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  
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  
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  
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祐長史祐暱比群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  
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乃祐入朝祐恐與所讎萬紀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  
祐遣弘亮馳鼓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亦以校討

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祐長史祐暱比群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  
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乃祐入朝祐恐與所讎萬紀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  
祐遣弘亮馳鼓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亦以校討

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曲廐馬坊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言  
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  
戶謚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五百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為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大僕卿盧國公卒  
謚曰恭故懷恩以陰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駙人安羅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  
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今賞罰明見惡輒  
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  
葉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更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  
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  
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為  
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玠左屯  
營長上打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為襄王子號光帝擁蒼兵百餘夜  
入宮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為隋殿內少監本以工執進故立德與  
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為秦王府書寫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衣  
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制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

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管攝陵坐視職免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  
築壇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故川西山按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後凡百餘萬  
宮成崩壞不可居帝發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幾復為大匠即洪州追俘海大  
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俾  
不可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推下  
尚書帝崩復攝司空曲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高麗  
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升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有司平太常伯拜  
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  
賦詩而召立本伴狀問外傳呼畫師閻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  
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及辭不減儕輩今獨以  
畫見名與斯爵守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  
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  
相馳譽丹青之嘆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為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  
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

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何以比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日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骨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為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仕奉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後舉通事令又累遷右衛即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陞爾爾御坐請以官者代遂為故事天寶中女為義王玳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最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寤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詐狂積至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女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從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手

通矣不見用員以檢何護不應諫於昇田游嚴興處士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其書其書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不敢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遊巖愧不仕者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為左千牛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衣袴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為栝負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樂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者犯法按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母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終且將更為之役者過期不遣眾怨帝燒營吳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程左右為四使房樞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舊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柰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

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發利涉橋人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一陽者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後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謬廊巨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所當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李德裕為武后所寵姦賊狼藉弘機白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為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岳子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麻處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為殿中少監恩遇尤異實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為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

陝州刺史卒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人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為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廝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

帝故近並通糧車康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雙使依高為厓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為河中尹女邑鹽池涸發師度大發卒血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瓜洛灌朝邑河西三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推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推之之法俄為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嘗言循所至縣役紛然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鵝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享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為政辦給不為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調露時知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

自德州刺史入計石竒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  
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  
縣公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塞言與董玄履程敬嗣繼為刺史供擬保戴  
不少施帝復位拜知塞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臺大  
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泰忤武三思  
故出為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塞歷東都副留守左右  
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塞敏且亮惡請  
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  
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推米踊貴交不能  
用議者羞薄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目守  
慎雖其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  
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佺開元中皆顯官

列傳第二十五